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清晨一件事

早上醒了，習慣不馬上起來，而是賴在床上聽電台的清晨音樂和新聞，享享清福。電台有個環節，找藝人說「早起來首先做些甚麼，很有趣，比如有人說首先看看仍在睡覺的一對小兒女，有人會先在床上扭扭腳，再慢慢坐起來，扭扭腰，再按摩面部和耳後通通淋巴。有人說會先喝一大杯暖水，或出去游泳一小時，再吃維他命丸和水果。我最喜歡的是一男一女藝人的版本：男的說他早上第一件事，是坐在露台，慢慢「嘆」一杯咖啡和多士，一定神，想想當天的工作，才開始一天的活動。而那位保養得極好的女藝人，就說她每天早餐都吃蒸番薯、蒸粟米或蒸淮山。

在床上聽這些資訊是蠻享受的，也想跟着做，不過到自己一起床就有很多瑣事，就顧不得人家的智慧。

其實多數人起床的第一件事，相信都是上洗手間，然後才理床摺被，或喝水，做伸展運動，然後才去做其他事，比如吃早餐。近年有了智能手機，第一件事可能是在床上先看短訊和新聞，才上洗手間。

現在想起來，其實最奇的是媽媽。記得我們小時候，媽起床的第一件事，總是馬上全速走進廚房，拿起那個燻得半黑的大水煲，裝滿水，再點起火水爐，煲一大煲熱水，準備沖茶。想想這也有道理，那時一家八口，早上先別說吃的，第一件事就是人人都想喝新鮮的暖水，不過更重要的，還是因為爸爸一定要喝熱茶，還指定是六安茶，因此家裡長年有兩個巨型鑲花熱水壺，一壺放滿熱水給我們喝，另一壺則添滿濃黑的六安，足夠爸爸上班前和下班後喝，還要不時添熱水。媽媽長年以來，就是這樣拿着水煲過她的每個清晨。

那時還有奇的，就是我一一位剛入大學的姐姐。我們同床睡，所以她每天起床做甚麼我都知道。她選了大一心理，應是在讀佛洛伊德《夢的詮釋》這類書，一醒來就拿起本子，記下昨晚的夢，說是大學功課，使得當時初中的我，頓時對大學生生活非常嚮往。

海闊天空

蘇秋嘉

葉尼塞河奇景遊

從伊爾庫次克搭乘十八小時火車西行，往位置上屬東西伯利亞的俄羅斯邊疆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(Krasnoyarsk)，亦是鐵路之旅第五站，約中午一時半抵達。途中在離莫斯科四千三百七十七公里的伊爾庫次克亞停站三十分鐘，還下車在月台擺賣的小販處，買了煎魚、餃子、配青瓜作早餐，想不到煎魚非常好味，與蝦子麵配搭成上佳早餐！

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是西伯利亞的第三大城市，位於葉尼塞河 (Yenisei River) 畔，建城於一六二八年，當時是一座哥薩克人的小城堡。一六九零年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獲得城市地位，隨著西伯利亞大道和金礦的建立，開始迅速發展。如今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約有一百萬居民，在全俄國最宜居城市排行榜上名列第十二位。另據《福布斯》雜誌的評選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是全俄二十座最有前途的「生活與商業便利城市」之一。

半日市內遊，以市內山崗上的巴拉斯戈夫教堂開始，但正在重修，不能內進；和平廣場上可觀賞市內橫跨葉尼塞河，分別供行人、汽車及火車使用的三座橋樑；河畔還有當年列寧被流放時坐過的蒸汽船，現已改作博物館；聖三一東正教堂和勝利廣場上的坦克，也頗吸引。

遊罷市內，續在市郊，先登上山崗，居高臨下的觀賞葉尼塞河；然後參觀俄國作家阿斯塔耶夫 (А.А. Астафьев) 的出生地及晚年頤養天年的小村莊；又到了全俄國排名第二的水力發電站水壩，和搭乘纜車上山、遊斯托比石林公園。

黃昏時分，乘坐遊艇遊覽葉尼塞河兼船上晚餐，由北而南，兩岸遼闊，視野清晰。途中經過曾表列世遺的火車橋 (現已拆卸重建新橋)，還遇上天文奇景，雨後的河面升起裊裊霞烟，看似蓬萊仙境，遊艇穿越而過，疑幻實真！

高雄的《母女情》

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，三毫子小說盛行。被譽為「通俗霸主」的高雄，又怎能缺席？他究竟寫了多少部「三毫子」，已難以考證。他有一部《母女情》，列「環球小說叢」第十七種 (缺出版日期)，極見他的文生哲學和對愛情的態度。這部小說署名史得。史得，是高雄撰社會奇情小說的專用筆名。

本篇一開首，即點出這部小說的徵言大義：「愛是人間最偉大的情感，愛創造一切。」並說：「假如對愛運用不善，雖親如母女，也會發生悲劇的。」

史得的三毫子小說，不離情情愛愛。《母女情》的情節很簡單，開服裝店的孀居婦人秦太太，有個十七歲讀高中二的漂亮女兒秦婉。對這寶貝女兒，她寵愛有加。孰料女大女世界，秦婉竟然和音樂老師談起戀愛來。這音樂老師在秦太太的眼中是這樣的：

「這一個名叫朱怡遠的音樂教員，在秦太太眼中看來，實在太不成大器了。不但年紀老，樣子又醜，滿臉皺紋，兩眼深陷，皮膚黝黑，走起路來，佝僂地一步一步的走，看上去簡直是個五十以上的人。衣服又破又舊用不着說了，嘴裡老是咬了一個煙斗，以致她的手指頭也沒有說一個乾淨的，加上那副畏畏縮縮的神氣，秦太太一看到他就惡心……」

一個漂亮的小姑娘，居然和一個如此醜陋的老傢伙走在一起，秦太太怎甘心？雖然這個音樂教師很有才華，着力栽培有音樂細胞的女兒。但老師就是老師，怎麼能成為老公？於是極力阻撓，求之服裝店一個二十五歲的



一部好看的三毫子小說。作者提供圖片

閒話讀書

讀有思想的書，做一個思考的人；讀有美的書，做一個快樂的人。但天下好書也真多，讀不完直叫人抓狂。已知是那麼有限，無知又那麼難以窮盡。時時能體會到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」的焦慮。

工作幾年，經濟的問題算是基本解決，有餘力購書。於是狂買，已去數千大洋。搬家之時，累積數箱，沉甸甸如黃金白銀。

近時頗癡迷於港台作家，如董橋、思果等，搜集作品多本，可惜不完整。此等名家，我輩從文之人竟然不甚了解；其作品亦少見於內地，極難購得。於是輾轉反側，在孔夫子網上發現台灣書店，思果作品方入我手，價格相比內地，貴近一半。書籍列於排排，兩個小書架不堪重負。閒時坐於架前，信手翻閱，感覺如飲瓊汁玉液，渾身通泰。

數世事紛擾，心不得寧，終日浮躁，身不由己。惟書在手時，方得片刻清醒。人生一世，鍾情於書，更須讀書。愛而不讀，雖汗牛充棟，不過裝門面罷了。

我們現在很少讀書，一個重要原因是與電腦相伴的時間太長了。

之前看到一則信息，說是長時間坐在電腦前，可能會形成電腦臉，即：與電腦關係過於親密，反倒忽略了人際交往，整天面對電腦，造成面部肌肉的

呆板僵化，無法對人保持自然的笑容，給人一種嚴肅冷酷的印象，並最終導致人際關係的惡化。後來又看到一則消息，說：經常使用電腦，平時都不使用手寫，久而久之，會用電腦打字，卻不會用手寫字了，下筆便會錯字連篇，東倒西歪。即使書法很好的人，電腦用得久了，如果荒廢手寫練習，書法也會大倒退。這叫電腦失語症。

電子產品越發達、越普及，用手書寫就越多。提筆忘字是眾多人的感受，而用鍵盤打字，不管在五筆還是拼音，無論你怎麼細心，總會出現漏字、錯字的情況，幾乎無可避免又難以覺察。過於倚重電腦，會讓我們思維與器官鈍化。只有回到閱讀，才能再次激活我們的大腦，無論是在知識和人生經驗方面，還是在審美和哲學思考方面，讀書都能讓我們找回自己的存在。我有一本書叫《永嘉室雜文》，作者鄭騫。裡面有篇《前輩風範》，非常喜歡，深以為然。此前常想「長者之尊」的話題，限於人生體驗，不敢落筆。此文與我所思如出一轍。長者、前輩，並非年紀較大就值得尊重，若無長輩的智慧、風範、氣度、胸襟，越老反而越頑固、僵化、討厭、狹隘。為人長者，不可不察。再如犬儒主義者，好像中國的丐幫，但似乎比中國的乞丐無恥，會在大街上交媾，卻又似乎比中國的乞丐有原則，寧死堅守理想。想來，很多人做到了「犬」的地步，還沒做到「犬儒」的境界。《智者也瘋狂》這本有趣的書，讓我對「犬儒主義者」有

了認識。再看看：「不問清風與濁氣，不分寒食與花朝。酒亂歲月消消盡，楓樹生涯葉葉飄。」「一簞疏食一壺漿，一卷詩書樹下涼。卿為阿儂歌瀚海，茫茫瀚海即天堂。」黃克孫譯的《魯拜集》，讀來真是舒服，這種閱讀帶來的美好感覺沒有什麼可以替代。

在大多數人不愛讀書的情況下，每天關電腦兩小時，讀兩小時書。若能做到，必天下無敵 (這當然是戲語)。即便不待在書房裡閱讀，出去逛一逛舊書店，也有莫大的樂趣。

先打探好舊書店的位置和規模，做一個小小的計劃，周末時候，若天氣晴朗，早早的就要出門。不必開車，不必坐公交，那是大煞風景的做法。騎一輛自行車，破舊一點沒關係，悠然自得地踩着，按照計劃的線路，一個一個尋訪老街舊巷。如有一兩個同好相隨，那是最好。同行的人不宜多，人多就嘴雜，耳根不得清靜，有的性子急，待到幾分鐘就嚷着要走，壞了尋書的心情。三人為佳，三人行必有我師嘛。幾個不急不躁，挨着老書架子，食指劃過書脊，一本一本本地溜過，偶爾瞅到中意的，抽出來翻一翻。這時，先看看封面，簡樸大方，打開內頁，書香撲鼻。合上泛黃的書頁，抱在懷裡，壓住激動的心跳，繼續下一個驚喜的搜尋。

逛舊書店曾是我工作之外主要的「娛樂」活動。但現在，新書店已無生意，舊書店更是蕭條。越無生意越不重視服務；越是蕭條越是提高書價。舊書店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了，原價一塊多的舊書竟然要價十倍以上。當當、卓越新書打折了也不過如此，何況還有孔夫子網上堆便宜的。舊書店舊書也不

多了，充斥着二手教材和垃圾貨，再讓人難享淘書之樂。

對於愛讀書的人來說，舊書店的日漸萎縮和退化，實在是一個悲劇。書店的衰頹，是讀書風氣江河日下的一個側影。

我愛逛舊書店，不只是為了淘寶的樂趣。在舊書店裡，常常可尋到某本書的最好版本。每次從舊書店出來，都會產生今不如昔的感慨。

老版本的書，質量可靠，編校過硬，很少有錯誤的地方，即便有，在書的最後面，也會夾上一張更正卡片。過去的那些老編輯們，學養深厚，細緻嚴謹，一絲不苟。舊書讓人放心。而現在的新書，處處都是地雷。像中華書局這樣的老字號，都跟着商業大流起舞了，一本書的第一頁竟然可以見到明顯的錯別字。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的權威，也未能獨善其身。三十多年前它們出版的書，無需細看掏錢就買，現在出的新書可得慎之又慎。讀書必須得看版本，是哪個作者，哪個譯者，哪個編者，是哪個出版社，哪個年代出版。要講究這些，讀書時心中才踏實。

生命太短暫了，要珍惜閱讀時間。



網上圖片

馨香山藥

陶琦

常看到有小販在馬路邊的臨時市場上賣鐵棍山藥。幾根細長如根的山藥用紅繩子捆作一捆，豎起排放在三輪車上，行人遠遠就能看見。小販還很貼心地顧客削皮。山藥去皮後會泌出一層滑滑的漿液，不掌握技巧的人，會無從使力，要是沒把皮削乾淨，要麼就是削得太重，把肉一起削掉了。我最怕做這個事，遇到要買山藥燉排骨湯，都是請小販代勞。

野史裡說山藥一名，是連選了兩個皇帝名諱的結果。其名稱為「薯蕷」，中唐時，為避代宗李豫的大名，更名為「薯藥」。至北宋，又犯了英宗趙禪的名諱，被迫換姓為「山藥」。不過這也有可能是民間湊趣的說法，因在些舊方書裡，「山藥」又有村俗、草野之意，用於鄙視沒有見過世面的人，說明這個名字的形成，有其根源。在滋補養生一方面，山藥是應用範圍極廣的食材，名列「中藥四臣」之一，有益氣健脾、滋陰補虛的功效，味道也是軟膩可口，且有一股素雅的聲音，尤為人所喜。如人們日常煮食養生粥，山藥就是不可缺少的增味之物，可使粥味更為順滑、香甜甘美。

若是調和食物及平衡性味，山藥亦是重要輔材。如冬日做羊肉煲，山藥能夠起到很好的增香減膩、中和降火的作用，同時也可使煲出來的湯汁更為濃稠醇厚，溫潤好喝。用山藥做扣肉也是一種不錯的嘗試，旨在借山藥的粉糯消解扣肉的肥膩。不過這須在選材上費一番工夫，因為能切片夾在扣肉裡一起煮的山藥，個頭都比較大，筋絡粗細，很影響口感。山藥須條形適中，口感才香滑柔順，粉糯溫潤。

山藥富含澱粉，將其磨漿濾淨，再把濾出的澱粉曬乾，就可和麵製作點心，裹上各色果子餡兒，即為精美的茶食。《紅樓夢》的第十一回：「昨日老太太賞的那裏泥餡的山藥糕，我倒吃了兩塊，倒像兒化的動是的。」可見這種稱為消閒賞味的小食，於清代就已見於官紳富家之家了。如今不少地方的山藥糕，也都是標榜為遵循《紅樓夢》裡的製法，以此襯托這道糕點的香美口道不俗品位。素食者對山藥也是情有獨鍾，除了推素菜的山藥和營養價值。另外也是看中山藥的可塑性強，可製成肉類的替代品。《清稈類鈔》裡記載了兩道用山藥製成的「素燒鵝」，都是把山藥煮熟搗爛，用豆腐皮捲緊做成長條狀。吃的時候切段，用油煎香，然後再加入諸多佐料紅燒。或以醬油浸至入味，放到火上薰乾，切成片之後，一圈圈的形狀，很像鵝肉的肌理。至今，山藥也仍是做素齋的主要食材，於綠色、健康之外，又能符合一部分人追求的飲食境界。

《書經》裡說：「至德馨香。」意為美德懿範就是最為純正的芬芳。或許馨香美味、且又滋補益人的山藥，就是有此特質吧。

哈爾濱的安重根紀念館

尹樹廣

我在哈爾濱火車站跟前的鐵路大院長大，直到上大學後，才知道哈站竟與「韓國刑拘」安重根密不可分。今年上半年，哈站候車大廳內開闢出安重根義士紀念館。初秋回家休假，當然要補上這堂歷史課。

紀念館規模不大，三四百平米左右。陳列以珍貴的歷史圖片為主，介紹了安重根的家庭背景、抗日復國生涯、刺殺行動、獄中遺言等，濃縮了他傳奇的一生。許多等車的旅客順道參觀，更有不少韓國遊客慕名专程前來。

哈爾濱是座年輕的鐵路之城。十九世紀末，李鴻章和俄將維多利亞簽署中俄密約，中東鐵路始建，哈爾濱成了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東北亞政經中心，日俄更演出列強爭奪滿洲和朝鮮半島的大戲。二十世紀初，日本武力吞併朝鮮，半島仁人志士不甘亡國滅種，誓死開展反日復國運動。

一九零九年，日本挾日俄戰爭得勝餘威，派「朝鮮統監」伊藤博文來哈爾濱，與俄國財長可夫切夫商談吞併朝鮮、瓜分滿洲事宜。安重根得知消息，決定在哈爾濱火車站刺殺伊藤。十月二十六日九時，伊藤的專列駛入哈站月台，二十分鐘後，伊藤與可夫切夫檢閱俄軍儀仗隊，在距自己十步時，安重根衝上前去，沉着拔出手槍，三發子彈擊中伊藤胸部和腹部。他擔心此人若非伊藤發不了大事，遂隨隊隨行日人連開四槍。面對撲上来的俄國憲兵，他坦然扔掉手槍，用俄語高呼三聲：「高麗姬，烏拉！」(朝鮮萬歲)！次年三月二十六日上

內外兼備的美人

梅淑車

她，五年前由亞洲電視轉投無綫，第一時間將一頭留了廿年的長髮剪短，「是吳君如教的，把衰氣剪掉，重新開始。」江美儀五年大翻身，成了電視界新寵兒，去年的最佳女配角 HEAD 姐，為何不早一點跳槽？

「是時機，當年《花旦鼎盛》，我也沒今天的成熟，可能一入大台便消失了。」其實，當年美儀是名度剛大落後，與友合藝人同台忙往被比下去，連名字也說不出來。她心灰意冷，加上感情生活欠佳，她的脾氣變差，助手取道具慢了也會被罵個狗血淋頭，罵得大男人都哭了。

實在，她與張偉的戀情拖足六年，她為求走在一起不斷強忍，將自身放得很低很低，直至忍不住，走了再回不到。那痛苦的日子，她藉着聽陳慧琳的《嫁妝》減壓，歌詞中：「好東西他不愛看，就學習自我欣賞，仍能比新娘好看，化起妝無人望見，仍能閃閃發光。」

話雖如此，她心中的痛一直未除，直至認識了君如之弟君祥兒，自言幸運遇上這位守護神。某天正在餐廳吃飯，忽然被嘈雜聲音直插腦中，她奔出餐廳外痛哭至不能呼吸，原來她患上了情緒病，開始用藥至「我沒有停藥，因為吃了藥兩個月，同樣的西貢馬路，樹木變得特別的翠綠，天特別的藍，我知道這是藥力的功效，我開心了，一切都變得更美。」

早前我在電台節目訪問張偉，他對美儀仍是讚口不絕，形容如果有一位女友，她必在五甲之內，而且值九十五分，美儀聽了哈哈大笑：「我值一百分。」今天她遇上百分男了，可有想過結婚？「沒有，我們都不要孩子，雙方父母也接受了，況且吳家小孩已稱我伯娘，舅母等等，無問題。」美儀笑容多了，正因為她活在一個搞笑大家庭，君如的爸爸夏春秋是個老玩童，「如果君如好笑，她只是叔叔的十分一吧。」

美儀當然不會放過與叔叔研究演技的機會，「我有很多老師，鄭則仕和劉松仁哥都教會我很多，KEVIN哥教我不要死唸對白，要聽對方的台詞；松哥教我事前要做好功課，了解劇情的始末，為何與對手相愛、仇恨，明白了消化了才能有深刻的演出。」

誰都會記得《名媛望族》中三姨太的黑絲襪，大家心跳加速，眼前一亮。實在美儀的美是由內至外，她經常行善，例如請鮮魚行學校成績優異的貧苦學生到酒店吃自助餐等，算命先生批美儀做工做到老，我想這一定靈驗，因為一位敬業樂業，內外兼備的美人，誰不喜歡欣賞她的演出？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學後，才知道哈站竟與「韓國刑拘」安重根密不可分。今年上半年，哈站候車大廳內開闢出安重根義士紀念館。初秋回家休假，當然要補上這堂歷史課。

紀念館規模不大，三四百平米左右。陳列以珍貴的歷史圖片為主，介紹了安重根的家庭背景、抗日復國生涯、刺殺行動、獄中遺言等，濃縮了他傳奇的一生。許多等車的旅客順道參觀，更有不少韓國遊客慕名专程前來。

哈爾濱是座年輕的鐵路之城。十九世紀末，李鴻章和俄將維多利亞簽署中俄密約，中東鐵路始建，哈爾濱成了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東北亞政經中心，日俄更演出列強爭奪滿洲和朝鮮半島的大戲。二十世紀初，日本武力吞併朝鮮，半島仁人志士不甘亡國滅種，誓死開展反日復國運動。

一九零九年，日本挾日俄戰爭得勝餘威，派「朝鮮統監」伊藤博文來哈爾濱，與俄國財長可夫切夫商談吞併朝鮮、瓜分滿洲事宜。安重根得知消息，決定在哈爾濱火車站刺殺伊藤。十月二十六日九時，伊藤的專列駛入哈站月台，二十分鐘後，伊藤與可夫切夫檢閱俄軍儀仗隊，在距自己十步時，安重根衝上前去，沉着拔出手槍，三發子彈擊中伊藤胸部和腹部。他擔心此人若非伊藤發不了大事，遂隨隊隨行日人連開四槍。面對撲上来的俄國憲兵，他坦然扔掉手槍，用俄語高呼三聲：「高麗姬，烏拉！」(朝鮮萬歲)！次年三月二十六日上

午，安重根在旅順監獄從容走向絞刑架，慷慨就義。

安重根的義舉不僅轟動了世界，更贏得中國人民的崇敬。梁啟超、孫中山、袁世凱、周恩來、蔣介石、蔣經國、章太炎等名人紛紛題字題詩。章太炎讚他是「亞洲第一義俠」；蔣中正的題詞是：壯烈千秋；梁啟超題詩：黃沙捲地風怒號，黑龍江外雪如刀。浪血五大事件，狂笑一聲山月高……可見，安重根刺殺伊藤事件，被時人奉為楷模。

安重根不僅是殺身成仁的義士，也是漢學功底極高的書法家和思想家。他在旅順監獄曾向景仰他的日本獄卒書寫了二百餘幅書法作品，並著有《告同胞言》、《最後遺言》、《韓國人安應七所懷》和《東洋和平論》等。

參觀中，我認識了一位面容白暫、長着瓜子臉的韓國女留學生張升妃，在哈爾濱大學漢語，自願當韓國遊客導遊。她告訴我，參觀「七三一遺址」後，再來安重根紀念館，是韓國旅行團的必選路線，因為安重根的名字在韓國家喻戶曉。紀念館導遊小高告訴我，安重根紀念館展品原是哈爾濱朝鮮民族文化藝術館的一部分，今年初才搬到這裡。

結束參觀，我好奇地翻看留言簿，許多韓國人畫出缺一節無名指的手掌，這是安重根和他的「斷指同盟」的標誌。一九零九年二月七日，安重根等十一位韓國義士切斷各自左手無名指一個關節，以血書發誓，光復大韓獨立，並被推為盟主。

近百年來，中韓同遭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，人們不應忘記這段歷史，參觀安重根紀念館恰可以喚醒沉睡的歷史記憶。安重根的斷指，早已成為韓國人民愛國主義的精神符號，他無愧為大韓民族之魂！